

白鹿洞志卷之七

主洞周偉洞生

戴策獻表
熊隕黃

希孔校

文志

戒

提學僉事李齡八戒

一諸生入洞悉遵文公先生教條及程董學則
真西山教子齋規不可有違

一朔望行香及每日早晚堂上之儀俱依府縣
儒學禮式

一讀書必循序不可躐等先讀小學次讀四書

五經及

御製書史鑑各隨資質高下

一諸生有過先生喻之於上朋友勸之於下務令遷改果冥頑不悛申來斥之母令阻壞學規

一凡上司按臨先生迎於枕流橋內諸生迎於枕流橋下路傍拱立禮生引至延賓館唱禮先生先拜諸生次拜而退早晚作揖亦然送至迎處若貴客至先生迎於貫道橋南諸生迎於枕流橋內行禮如初

一諸生不許拆毀門扇窓櫺板壁檀自更改及損壞床桌椅凳亦不許縱令家人侵取本洞栽植強斫附近人家竹木

一各生冬月買木炭或是新出窰者恐火氣未息今後買者宜置四邊空虛處所在毋令太近床壁及與柴茅雜處慎之慎之

一門子看守本洞諸件供給香燈洒掃并夜晚提鈴以謹火燭不許諸生擅自役使借辦

提學副使高賁亭十戒

一曰立志卑下 謂以聖賢之事不可為舍其

良心耳自暴棄只以工文詞博記誦為能者
二曰存心欺妄 謂不知為己之學好為大言
互相標榜粉飾容貌專務虛名者

二曰侮慢聖賢 謂如小衣入

文廟及台祠 嬉笑及將聖賢正論格言作戲語
不肅懌觀書之類

四曰陵忽師友 謂如相見不敬退則詆毀責
善不從規過則怒之類

五曰群聚嬉戲 凡初至接見之後雖同會亦
必有節非同會者尤不可數見若群聚遨遊

設酒劇會戲言戲動不惟妨廢學業抑且蕩
害性情

六曰獨居安肆 謂如日高不起白晝打眠脫
巾裸體坐立偏跛之類

七曰作無益之事 謂如博奕之類至於詩文
雖學者事然非今日所急亦宜戒之

八曰觀無益之書 謂如老莊仙佛之書及戰
國策諸家小說各文集但無關於聖人之道

者皆是

九曰好爭 凡朋友同處當知又敬之道通財

洞志卷之七
之義若以小忿小利輒傷和氣與途人無異
矣

十曰無恒 夫恒者入聖之道小藝無恒且不
能成况學乎在洞生儒非有急務不宜數數
回家及言動課程俱當有常毋得朝更夕變
一作一輟

論

提學副使邵寶諭習士相見禮或曰士相見古
之常禮也今之士亦孰不相見禮非難知也
予習諸生於禮而以是先烏有說乎曰有人

莫貴於士士之相見非夫人之相見也故先
王制之禮重相見所以重士也苟士之相見
猶人之相見則非士矣又何禮之有烏蓋古
之士其相見也為謀道也為謀義也而非為
夫利與勢也故曰非夫人之相見也是以不
敢輕也而禮生焉致之以辭達志也重之以
介道誠也稱之以贊將敬也誠敬著而後志
通賓請主人讓至於再三烏不敢憚煩豈故
崇是虛文也哉合之不苟則所謀者必臧謹
於始而可以占終也今士之相見所謀者何

為乎為古人之謀者百一反是為者什且九
矣辭違志也而或以飾介道誠也而或以說
贊將敬也而或以貨率然而面一言即合未
幾背之不以為愧此所謂夫人之相見也古
者士之相見果若是歟吾之習是於諸生亦
將俾其謹謀而重合志於古而今是戒焉爾
或曰今之士固有貌乎禮而心非者矣子習
於外將以易之曷若務謀其內之為愈也曰
務諸內者聖模賢範講明服行在諸生者素
矣猶懼其未警也於是乎有是舉制外養中

固將賴焉若貌乎禮而心非者使其秉爨未
亡能無少變乎今夫冕而親迎所以重婚也
三加而醮且字所以重冠也重之如此而淫
僻狡頑之風尚不免焉君子不以是廢冠婚
者所以存天下之防也此吾所以習是於諸
生之意也曰子之意將有出於是者乎曰有
哉三揖而進其進也難一辭而退其退也易
豈惟相見事君者亦然故難進易退而禮義
出焉天下之事成焉習士相見禮所以教為
臣也

又諭來學謹按南康府白鹿洞書院實據匡廬
彭蠡之勝宋儒周朱二先生嘗遊寓焉其秀
自天可以資靜脩之趣其重因人可以興景
仰之思士惟無志苟志欲上師聖賢進德脩
業期有益於天下者聞茲洞院皆當負笈裹
糧從事於斯况有舍以居有田以贍有書以
觀如今日者而何不游乎但學者立心之始
幾莫大於誠偽辨莫先於義利此之不審皆
苟而已今學校徧天下立貢設科教且用之
具有成法若舍彼就此徒欲自異於衆而所

習者仍與衆同則於立身經世之道旣皆有
所妨奪而群居之誚捷徑之譏或未能免焉
吾亦豈敢輕舉以誤諸英俊哉凡我學校諸
生暨山林儒士有清脩慎篤欲暫輟進取而
志於前所謂學者許府縣起送前來寶雖寡
陋敬遵先儒舊規斟酌程課近臨几席遠寓
筆札相與講明焉如其師道以伺君子此實
區區奉詔崇正求真之分也所謂暫輟進取
或五六年或七八年必待學成然後出用不
惟其言惟其事實斯為有志之士如或立志

未定請勿輕至其四方學者聞而來遊當異
館待之寶不佞敢以誠告

主洞教授蔡宗克論士宗克病拙東海近荷

寵命起主白鹿洞事是欲宗克接天下之賢
士共相砥礪而同升諸公也宗克初至南康
月不終日寔未能博訪幽隱而躬致造請之
誠所賴此邦之士與人為善但求同聲相應
毋以形跡相嫌或先告我以巖下之老栗里
之賢四世之隱我則能次第而請見之或柱
顧我於成德之堂希賢之室我則能禮下而

請益之庶幾因一方之賢而知一省之賢又
因一省而知及於天下也宗克自知愚陋闇
劣不足為洞中之主顧茲廬山秀甲天下高
配古人名聞百世含靈畜粹近復百數十年
當今豪傑必有如古君子冥會而默契之者
吾方約五老以恭俟不當因主人之愚而愚
及廬山也山川之精氣豪傑之精氣豪傑之
化機山川之化機語其內寔與諸賢同德而
並語其外深谷足以靜慮澄溪足以洗心郡
伯館穀足資以養善 撫按藩臬諸公之崇

儒重道又足以自重而自厲諸賢宜各加之
意相帥偕來匪直為宗究謀也果有野叟山
童忠信願見者全勿以禮貌虛文較計宗究
固野人也

巡撫都御史胡松諭諸生為天地立心生民立
命往聖繼絕學萬世開太平士君子不可無
此志業以嗜欲殺身貨財殺子孫虐政殺民
學術殺天下後世人士君子不可有此舉過
提學僉事朱廷益諭來學諸生夫人才之不興
由正學之不明也正學未明由師道之不立

也爾弟子員朝夕宮牆誦法

先師師帥視成學官授業焉往非師亦焉往非學耶
乃自

先師憂學之不講而宋儒於膠序外每據名勝為會
講之地無非闡明正學陶冶人才其著在江
介者則南康郡白鹿洞稱首迨我

國朝以道化天下而今
聖天子雅意同文於

勅書申明正學之旨所以重師道育人才者至詳且
悉矣攷之此中學得其正者如胡敬齋吳康

齊羅整菴三先生輩出嗣是代不乏人而理
學甲於諸省亦既增鹿洞之勝為吾道之光
焉近時士習日趨而學日入於偽蓋由童年
家庭之所習與平日庠塾之所教上之不過
氣節次之則曰功名已爾文章已爾最下者
溺心富貴以至於白首而不知悟語之學問
漠然若不相關所以視聖人為不可幾而曰
吾將以科舉畢吾事也噫道之不明而何取
於科舉以之居身則踰閑蕩檢以之服官則
奸邪貪昧并所謂氣節功名文章亦復一無

所有此皆由於師道不立平時無嚴憚切磨
之資不覺此心目放而安知有聖以具性命之
學弊也又矣即所稱以道自命者心在別立
門戶好為人師求之行誼大相謬以一條約中
所云借孔孟為龍斷者徃徃有之其何恠於
今之人以講學為迂當事者亦禁以偽學為
禁而因嗜廢食者此此耶余觀風南康歷覽
鹿洞之勝悽然有感以

先師廟貌如新 先儒遺教具在加之 近代名公
之表章燦然惟是洞主久虛諸弟子之肄業

中者徒亦文與蓋師道廢而主庶誠難其人也先是將之南康時曾博求篤志力行可主是洞者而南昌太守以所薦士章布衣潢對余為南司功習聞其名今得之太守甚詳即往謀之南康太守具禮幣遣使者再聘而後許擇以是春二月赴師席余不可無一言為先導余惟來學茲洞者非豫章之士即四方之俊也誠博習親師問學取友奉杜以恭謹如對聖賢群居無謔屋漏不愧翼翼於心欽如承大祭立心制行一惟孝弟忠信禮義以廉耻是

崇是守至於文章之闡發聖真處即性命於功業之純粹處即立德於氣節之無乖戾處即配義與道皆正學也蓋道不離日用平常亦未有舍文章功名氣節之外以求正學者至於飲食起居時時存省灑掃進退事事損挹何往非學何往非道布衣之行也意在斯矣意在斯矣嗟夫道在吾心希之即是能自得師千古一堂其他郡弟子以及四方同志倘有聞風而興起者非必請謁門墻下帷康洞而於道也旦暮遇之矣乃若繫籍求名言

與行舛此孟氏所謂徒舖啜者而康洞幾為
偽學淵藪矣余敢不為同志者重吾道而為
之防乎若夫所以為教則布衣之師道自立
與原委學官卿廷聘之振勵不弛而先儒
並諸名公之規條犁然具也諸弟子員遵
而行之庶亦不負今日延師之意尚其勗諸

書

文公與呂伯恭論書院記書人還領所報書得
聞尊體日益輕安而來書字畫又足為驗幸
不可言記文之惠尤荷垂念思致筆力蓋不

減未病時也此又慰幸之甚者既以為賀又
以為謝也但鄙意有少未安處別紙上呈壘
更為詳酌示報此已磐石只候定本即託人
寫刻也並山而東地勢畧是如此但此處已
是山麓自郡城望之址多而東少不知別當
如何下語或云東北入廬山下不知可否又
率損其舊十三四今亦不見得舊來規模廣
狹但據地基則亦畧是如此恐此說說得亦
大牢固不若為疑詞以託之如云度損其舊
十七八如何又此役乃是星子令王仲傑董

之亦欲特附名其間以傳久遠并望因筆及
之也其人老誠忠厚民甚愛之此不必言但
欲知之耳洞主命官事計亦見之決非僻書
但此無書可檢耳此類傳疑正不必深說也
誨諭教條極荷愛念但前日未得回報以再
申笑烹頓首再拜

當是時士皆尚質實止實則入於申韓釋
老而不自知

祖宗盛時風俗之美固如所論然當時士
之所以為學者不過章句文義之間亦有

淺陋駁雜之弊故當時先覺之士徃徃病
其未足以明先王之大道而議所以新之
者至於程張諸先生論其所以教養作成
之具則見於明道學制之書詳矣非獨王
氏指以為俗學而欲改之也王氏之學正
以學不足以知道而以老氏之所謂道者
為道是以改之而其弊反甚於前日耳今
病於末俗之好奇而力主文義章句之學
意已稍偏懲於熙豐崇宣之禍而以當時
舊俗為極盛至當而不可易又似太過且

所以論王氏者亦恐未為切中其病也
明道程先生止卑忠信而小之也
世固有忠信而不知道者如孔子所稱忠
信而不好學者伊川所譏篤學力行而不
知道者是也然則王氏此言亦未為失但
不自知其不知道而反以知道者為不知
道此則為大惑耳其以忠信目明道以為
卑明道而小之則可以為卑忠信而小之
則不可蓋以忠信對知道固當自有高卑
小大之辯也

關洛緒言止盡思所以反之哉

程子之言學之本末始終無所不具非專
為成德者言也今此語意似亦小偏兼於
上文無所繫屬

致便止於章句文義止三代之始終也

三代之教自離經辯志以後節次有進步
處是以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也今但言
之則終於此而已恐非三代教學之本意
也

自有此山以來止亦君子之意也

所謂與日月叅光者不知何所指更望批
喻其曰區區濬之者又恐卑之已甚有傷
上文渾厚之氣如馬伏波之論杜季良也
兼此後本為先朝勸學之意初不專於濬
之今但得多說此邊意思出來而畧帶續
其風聲之意則事理自明不必如此罵破
也

鄙意欲如第一段所論引用明道劄子後
即去不幸其說不試而王氏得政知俗學
不知道之弊而不知其學未足以知道於

是以老釋之似亂周孔之實雖新學制頒
經義黜詩賦而學者之弊反有甚於前日
建炎中興程氏之言復出學者又不考其
始終本末之序而爭為妄意躐等之說以
相高是以學者雖多而風俗之美終亦不
迨於嘉祐治平之前而况欲其有以發先
王之道乎今書院之立蓋所以究宣祖宗
興化勸學之遺澤其意亦深遠矣學於是
者誠能考於當時之學以立其基而用力
於程張之所議者以會其極則齊變而魯

魯變而道此語章畧不文而其大體規模似稍平正久遠無弊欲乞頗采此意文以備辭不審尊意以為可否若只如所示却恐不免有抑揚之過將來別生弊病且將盡變秀才而為學究矣蓋此刻之金石傳之無窮不比一時之間為一兩人東說西話隨宜設法應之病與藥也

荅呂伯恭書 初請諸賢祠記蒙見喻不欲勞心不敢固請今見此志乃恨其請之不力然叔度却報云有意為記卧龍山居此固甚幸然

今事又有大於此者敢以為請別紙所具白鹿洞事迹是也幸賜之一言非獨以記其事且使此邦之學者與有聞焉以為入德之門則此惠深矣厚矣千萬勿辭仍願亟以見寄人至尊手書得聞春來尊體益輕健放杖徐行又有問花隨柳之樂甚慰記文定本辭約義正三復嘆仰已送山間屬黃子厚隸書到即入石矣

洞記專人託子厚隸書未到甚以為撓然雖去此同官必能為成其事也十八日已入院

開講以落其成矣講義只是中庸首章或問
中語更不錄呈也

白鹿書院承為記述非為使事之本末後有
考焉而所以發明學問始終深淺之序尤為
至切此邦之士蒙益既多而傳之四方私淑
之幸又不少矣謹以十一本投納書几內一
本裝標與濂溪祠堂記為對又有雜刻數種
并往伊川先生與尹和靖者可皆作一卷此
人亟行不暇也

與黃伯商書此間白鹿洞已畢功前日往釋菜

開講矣延合肥吳君為職事但渠為書社所
拘恐未必能往却有楊學錄者與一二後生
欲往也

白鹿成未有藏書欲于兩漕求江西諸郡文
字已有劄子懇之前此亦求之陸倉矣度諸
公必見許然見已有數冊恐致重復若已呈
二丈托并報陸倉三司合力為之已有者不
別致則易為力也書辦乞以公牒蒞來當與
收附或刻之金石以示久遠計二公必樂為
之也旦夕遣人至金陵亦當編于本路諸使

者也

得子澄書云廬陵發策持論甚正甚慰甚慰
小錄求一本便中早寄幸甚此間中選者數
人甚厭物論白鹿諸生文字老成其次曹生
秀發可喜但欠琢磨小榜之首彭君允佳惜
不與薦書也已約兩榜之士來白鹿相聚未
知皆能來否爾此間事未去間不敢一日少
弛恐得鄉間有所聞望一一見諭也

更煩於太宗實錄中檢白鹿洞一事在太平
興國五年會要作六年六月以洞主明起為

信主簿其下有少本末並告錄云

熹頓首再拜前日專遣人行拜狀想達春卿
未○○近問殊用慰感即日清和伏惟尊候
萬福

熹代者已到二十七日定交郡事即畧轉山
北迤邐東歸矣脫此樊籠欣快無量但念相
見未有近期不能無愴恨耳白鹿田錢已撥
正牒教授候彼回文即行支付也春卿之歸
深荷津遣又辱饋贐之厚渠深不敢受朋友
皆以為仁者之惠所不當辭渠必已具謝矣

與魯致虛書南康從祀畫像乃取法監學已詳
 報吳廣文矣白鹿當時與錢子言商量只作
 禮殿不為象設只依開元禮臨祭設席最為
 得禮之正不然則只用燕居之服以石為席
 而坐於地亦適古今之宜免有匍匐就食之
 謂子言皆不謂然但今已成恐毀之又似非
 禮此更在尊意斟酌報之也蓋幼年聞先君
 言嘗過鄭圃謁列子廟見其塑像地坐則此
 不為無據也

寄洞學諸生古人之坐者兩膝着地因反其蹠

而坐於其上正如今之胡跪者其為肅拜則
 又拱兩手而下之至地也其為頓首則又以
 頭頓于手上也其為稽首則又卻其手而以
 頭着地亦如今之拜禮者皆因跪而益致其
 恭也故儀禮曰坐取爵禮記曰坐而遷之曰
 一坐再至曰武坐致右軒左老子曰坐進此
 道之類老子云進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
 進此道蓋坐即跪也進猶獻也言以
重寶厚禮與人不如跪而告之以此凡言坐
道也今說者以為坐禪之意誤矣者皆謂跪也若漢文帝與賈生語不覺膝之
 前於席管寧坐不箕股榻當膝處皆穿俱其

明驗然記又云授立不跪授坐不立莊子亦云跪坐而進入則跪與坐又似有小異處疑跪有危義故兩膝着地伸要及股而勢危者為跪兩膝着地以尻着蹠而稍安者為坐也又詩云不遑啟居而其傳以啟為跪爾雅以妥為安而疏以為安定之坐夫以啟對居而訓啟為跪則居為坐可見以妥為安定之坐則跪之為危坐亦可知蓋兩字相類但一危一安為小不同耳至於拜之為禮亦無所考但杜子春說大祝九拜九拜者拜云拜時先

屈一膝今之雅拜也夫特以先屈一膝為雅拜則他拜皆當齊屈兩膝如今之禮拜明矣凡此三事書傳皆無明文亦不知其自何時而變而今人有不察也頃年屬錢子言作白鹿禮殿欲據開元禮不為塑像而臨祭設位子言不以為然而必以塑像為問予既畧為考禮如前之云又記少時聞之先人云嘗至鄭州謁列子祠見其塑像席地而坐則亦并以告之以為必不得已而為塑像則當倣此以免於蘇子匍匐之譏子言又不謂然會予

亦辭江東之東遂不能強至今以為恨也東

文集私試策問云古者坐於席故籩豆之長

短籩蓋之高下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

巍然於上而列器四於地使鬼神不享則其

不可知其享之則是俯伏匍匐而就也

後乃聞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膝地

而跪坐文翁猶是當時琢石所為尤足据信

不知蘇公蜀人何以不見而云爾也及楊方

子直入蜀師幕府因使訪焉則果如所聞者

且為寫倣文翁石像為小土偶以來而塑手

不精或者猶意其或為跣趺也去年又以厲

蜀漕楊王休子美今乃并得先聖先師二像

小刻精好視其坐後兩蹠隱然見於帷裳之

下然後審其所以坐者果為跪而無疑也惜

于白鹿塑像之時不得此證以曉子言使東

南學者未得復見古人之像以革千載之謬

為之喟然大息姑記本末寫寄洞學諸生使

書而揭之廟門之左以俟來者攷焉

與

楊伯起書新年幾歲精神勐力想未至衰備

如某也白鹿舊遊恍然夢寐但聞五老峯下

新泉三疊頗為奇勝計此生無由得至其下

嘗託黃商伯陳和成摹畫以來摩挲素墨徒

以慨嘆也

田葉永卿吳唐卿周得之李深子書白鹿田已就緒甚善又聞今侯能枉駕臨之尤幸伯起近為况如何聞永卿諸公亦嘗入山觀書遐想山林之勝他處真未易得令人悵然興懷也但聞或者乃欲畫其形像置之其間令人駭然不知誰實為此何欲作李賓客李九經及三先生祠於其間以未有大成殿遂不敢議今乃遽然如此於義殊不安而諸人所以相期者乃復如是之淺尤非區區之所望也

幸以示諸人亟為毀撤為佳不然須別作區處也

舜叟所云白鹿之說當時亦謾及之豈有輒敢號令州郡之理渠自張皇亦不曉事之過也

白鹿買田已就緒吳丈又許買牛此尤永遠之利也諸事更賴衆賢左右維持之其必有濟矣

朱守書來示及新編圖經乃知其郡政從容綽有餘力如此大凡區區向所欲為而不暇

者今皆備矣又承喻及禁止白鹿墓地一節
尤快人意但不知曾追毀其買契否不爾恐
尚有後患也

白鹿知亦嘗一到甚善甚善每念疇昔相與
登臨游從之樂未嘗不發於夢寐然亦恨當
時所以相切磋者猶有所未盡也

荅程正思

節文

此間書院近方結裏江浙間有
朋友在彼相聚興國萬正淳不知舊在南康
曾相識否其間一二人亦儘可講論也

荅胡平一

元衡節文

白鹿開極留念甚善甚善所謂

時文之外別無可相啟發者語似過謙此亦
在乎為之而已豈真有限隔而不容一窺其
門戶哉

荅白鹿洞長貳

書院經雨不能無隳損想已加

葺治矣聞又得宣城書籍及建昌莊田今侯
亦一月中一至此足以為人久遠故事矣三
大字本就桌上寫成既摹即拭去今無復可
得既已刻成煩且打一本寄來可就脩即就
本脩去不可即復磨去亦無緊急用處也諸
生今幾想今時討論亦有緒山中閒曠正學

者讀書進德之地若領袖諸賢同心倡導不以彼己之私介於胸中則後生有所觀法而其敗群不率者亦且革心矣

檢討陳獻章辭聘復江西藩憲諸公七月二十

四日僕方困暑閉齋獨卧而李劉二生適至書幣交陳輝映茅宇僕再拜讀書識其所以來之意不敢當不敢當匡廬五老名山也白鹿名書院也諸公皆世偉人也脩名山復名書院之舊希世偉事也僕生于海濱今五十有四年矣未始聞天下有如是之事悠然得

趣於山水之中超然用意於簿書之外旁求儒師俾式多士將以培植化原輔相皇極以無負於斯世斯民也於乎盛哉昔朱文公之留意於斯一賦一詩足以見之其與諸公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諸公讀文公之書慕文公之道亦罔不惟文公是師也自文公歿至今垂四百載仕於江右者多矣其間有能一動其心於白鹿之興廢者誰歟脩而復既去復顧如吾鄉翟公李公者誰歟文公固有待於諸公也諸公誠念之不宜謀及鄙人鄙

人非不欲斯道之明也學焉而不得其術其
識昏以認其志弱以小其氣乏餒其行怠肆
其文落莫而不章歲月侵尋老將至矣其於
聖賢之道非直不能至而已其所求於其心
措於其躬者亦若存而若亡雖欲自信自止
而不可得况以導人哉百鈞之任以與烏獲
而不與童子慮弗稱乎力也故夫天下之事
慮而作者患恒少不慮而作者患恒多千里
之足不蹶於遠途萬斛之舟不虞於大水其
才足以勝之非不慮而作者也使之以不其

誠任之而過其分與自欺而誤人者其失均
耳諸公獨不慮至此乎天下有任大責重而
祿位不與者苟能勝之則至大至通無方無
體故能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往聖繼
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
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
其分內也宇宙無窮誰當負荷伏惟諸公念
之慮之勿遷惑於衆口期匹休於先賢收回
束幣更聘真儒俾諸士子有所效法以無負
於今日之意也幸甚幸甚

主涖胡居仁復南康何太守僉憲潮陽李先生
與賢執事好古篤信即先賢故居文公舊日
講道之所重建學宮招至四方賢俊共明聖
道為國家崇建人文之本育才論秀之實將
使士氣大振賢才聿興所謂愷悌君子遐不
作人者復見於今日矣去歲僉憲先生辱枉
下顧今者賢侯善辭令厚幣帛重煩郡學司
訓降臨衡茅然此聘賢厚禮居仁愚陋曷足
以當之但禮意已至有不得辭焉者是以不
勝悚懼對使拜受俟安養老母趨拜黃堂以

圖面謝

寄周時可居仁今蒙二司大人延請入白鹿洞
自揆才德踈薄不足以倡興斯道今之士子
汨於功利憇然志於至學者甚少蒙遣武平
舒冕從劉文綱受經卒業後復從居仁游與
同入白鹿月餘方歸後生輩如此人之志亦
不多見此皆時可作興獎拔之功也希賢室
不知誰做聞是先生命名不知是否今已無
存文會堂亦無存今欲脩洞志追述其事望
回示本末為幸洞中少書籍望廣求入洞以

嘉惠後學幸甚昔朱子雖升去浙東提點猶
拳拳於此遺錢命後人興理先生之心亦然
故以為請

與艾崇德閩之舒冕來從張兄游所以輔仁責
善盡嚴澤之益有望於足下及周君鎬管君
瑞劉君希孟白鹿洞亦望賢輩連茹而來表
率士類

與陳大中竊聞先覺者後覺之所效益友者衆
人之所親今洞中人才漸集居仁一人難以
獨教有進賢縣辛郊科舉人舒剛因為母老

不忍遠仕常年在家進學訓迪後護其人安
貧守道望禮請到洞則後學有所薰炙士風
必振賢侯作興之功斯為至矣

寄丘時雍饒城晤會之後又蒙教翰見喻又以
詩贈從游之士感荷不勝蓋君子脩己誨人
出於中心之誠故如此也又蒙示以君子有
教無類不可有所擇此先生之盛心居仁所
當佩服然其以慕道之心而來者固當懽然
樂得其人豈論其類哉若其心本非慕道只
因見上司作興為利祿而來者教之以善則

不聽導之以德則不徒成群作隊習為怠惰
放肆之行見利則爭聞義不服壞文公之教
反玷上司作興之盛意若此者尊兄將何以
處之乎外人聞此必將誼起謗議又將何以
自解乎是以居仁益憂益懼恐教無所施也
尚賴尊兄與廷祥張兄力贊其事上司諸公
亦有尚德之心故某暫可居洞以俟賢才之
集夫謹其始尚恐不能保其終况不謹其始
能保其終乎居仁蓋欲不為拙工改廢繩墨
開聖學門庭以來豪傑之士若汨於舉業但

招得一等凡才不令其做舉業之人尚不屑至
英邁超卓之人尚肯至乎如此則文章尚不
能得上者况道德乎其必自壞其德業况
能成就人之德業乎若崇道德舉英才振士
氣則四方豪傑必將漸至遲以數年將見人
才輩出又何患洞之不興乎興洞之法無出
於此者欲望時雍條具此意以達於諸公扶
持名教高明之本心故以此為請

奉祀參政鍾副使莊僉事伏承聘命令主白鹿

洞事謹於正月二十六日起行二月初三日

入洞竊思廬山白鹿洞名冠古今居仁自弱
冠之時因讀前史知其為第一書院也及考
興經學規記賦又知文公先生昔在其間聞
明聖學非若他書院姑記前賢之跡為辭章
記誦之場也及覩文公全集又知文公奏賜
勅額始終眷意欲其久而不廢也在元不續
及我朝太守翟公始創殿堂齋舍然未有
師儒表率英才習學故鬱而不彰至潮陽李
先生更加完葺延請名士絃誦其間而風教
始著居仁之愚亦玷禮聘不幸居仁遭母喪

而去李公亦繼以亡矣而書院之廢亦宜也
今明執事慨然興復仍命居仁入洞主事居
仁學陋才疎何足以副委任之重是以入洞
之後不勝恐懼齋沐裁書令門生胡覺高悌
申致稟覆夫天下之事得人則興不得人則
廢必然之理也今欲興復文公數百年之絕
學以倡明於當時非得四方英明豪傑之士
相與講論切磋於其間曷足以及此伏望廣
行推訪有才氣英明志向高遠及純篤溫厚
者訪得其人命有司以禮敦送入洞則士氣

必振海內風動豪傑英偉之才必不遠千里
 而至作興之道無過於此者若夫凡下之才
 汲汲於奔競者不必招至也况江右素踞文
 盛之地學校科舉足以供主司之選豈待興
 洞以教之哉其間有意氣不群敦厚好學舉
 業已通欲復求進乎古聖賢之域以盡脩己
 治人之道者苟非興洞何以聚而教之哉執
 事之意必在於此居仁亦以此望於執事也

謹薦所知數人伏望禮請到洞幸甚洞中全
 無書籍更望即求入洞以賜肄習

又奉初叅政鍾副使居仁在洞夙夜兢慄教養無

效有負賢君子作興之盛意然理義者人心
 之同然以古道倡之誰不向風但士習頽靡
 已久人心沉溺難回必得第一等人才相與
 倡率庶使中人之才皆可漸磨激勵而復文
 公之教不難矣若泛取凡庸之才非惟不能
 率教必將怠惰放肆反道敗德有玷於文公
 名教必矣今日興洞務使道明於當時流光
 於後世方不枉費一次作興若成就人才既
 多將來必為世用其澤豈有窮哉向薦舒剛
 不知曾去請否伏望命下本縣遣使禮請入

洞訓迪後進幸甚昔有問於朱子曰何以能
得天下之賢朱子曰權力所及則察之舉之
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譽之
又不及則向之慕之况今明執事以有為之
才居可致之位皆能及此又何難哉伏惟以
此好賢之心推而行之則天下之賢皆將歸
心於賢執事况此邦之賢乎好善優於天下
况與洞乎若好賢之心不篤尊賢之體不至
抱道之士固將却步而不敢進鄙陋之士必
將趨利慕勢而來矣居仁謹錄詩文數篇以
獻併求教正重興洞記不知尊意屬筆於誰
海內之士若陳公甫文雖高然過於高大多
是禪學文章張廷祥文精淡丘祭酒文典實
惟在大人所擇

又與陳大中如大中者實與吾黨增氣但工夫
要體認得真做得密居仁雖似體認上不差
只是做得不密恐學終不能底於成也

又奉何布政向令門生至豫章蒙賢伯賜之教
言開其本心回洞傳宣明訓諸生莫不感悅
警懼又蒙懷念薄德賜之曆書華笈感戴何

極居仁在洞愈增戰兢恐懼深懼教養無效
有負作興之盛意所賴者有牧伯公卿振揚
斯文於上在下者必有向風慕義而作者此
世道之幸也

辭 祁參政鍾副使

興復白鹿洞此不世之盛典

名教第一義也居仁恭承嘉命靡不盡心竭
力期以成功不幸舊疾復作心腹氣痞瘡毒
滿身筋骨轉痛蓋因廬山風高體弱不堪恐
病日危湖山隔遠不能達家是以於六月初
三日回歸醫治又慮此病難愈有荒洞教伏

望擇請道隆德備者為之師則後學有宗居
仁雖抱疾在家亦無憂慮又望招至賢俊以
聚洞中庶可相觀而善又得道高之人為師
又得志氣不群趨向正者為徒則此洞之興
如反掌風教既盛則遠方豪傑自至將見天
下賢才皆出自白鹿洞而大人作興之功斯
不負矣切不可使小人成群必沮喪士氣才
氣高邁者不來洞不可興矣君子道長為泰
小人道長為否易之要義惟高明審而行之

幸甚

侍御楊廉與蘇伯誠書執事為白鹿書院起廢
俾士子講明朱學甚善比到洞中見傑棟一
新青衿大集甚慰甚慰更聞向日周朱二先
生之祠雜以陶李諸人執事分兩祠以祀之
尤是但今兩祠共峙一門共入殊無差別而
於尊奉二先生之意似猶欠專今不若改門
正對二先生之祠其陶李之祠從旁而入為
當又二先生祠宜以黃幹李燔張洽黃灝陳
宓等配食諸人皆晦翁高弟嘗講學其處乃
不得分一席而坐而陶元亮之隱節李太白
之文章獨得俎豆其間不亦輕重之失倫哉
宋史列傳陳宓字師復丞相俊卿之子少登
朱熹之門長從黃幹遊莫執事更考而并祀
之庶無遺恨不具

與邵國賢宗儒祠記豈寡陋可當第以嚴命不
可虛辱勉彊成之專望改教朱子嘗屬東萊
作白鹿書院記記成後欲更定數處今其書
可考也其雖無似亦欲庶幾以見古道耳况
一統志與洞志載所以祀諸人者各有不同
此間無郡志參考未免詞鋪叙舊聞陶劉

之外更有李白二志俱不見若此之類俱望
即為改定再免往復如其無取則勿用可也

